

明史研究论丛

第十二辑

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专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14.1

ISBN 978 - 7 - 5043 - 7009 - 9

I. ①明…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文集
IV. ①K248.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759 号

明史研究论丛 (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刘川民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7009 - 9

定 价 5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 万 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鸿林 ★伍 跃 张兆裕 张金奎 张宪博 陈时龙 阿 风
★林丽月 赵现海 ★高寿仙 ★章宏伟 ★鲁大维 解 扬

本期执行编辑 张兆裕 张金奎 陈时龙 阿 风 赵现海 解 扬

本期目录英译 鲁大维 (David Robinson)

注：带★者为特邀编委

目 录

明代财政的转型

- 以《万历会计录》浙江田赋为中心的探析 万 明 (1)
被扭曲的形象与被湮灭的历史

- 评明清传统文献中的陈友谅 彭 勇 (16)
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 成一农 (24)
明人对书院的态度

- 以明代地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 陈时龙 (36)
明代苏州府徭役折银考论 侯官响 (48)
宗族组织与户役分担

- 以明代祁门桃源洪氏为个案 王绍欣 (67)
明初山东海防职能的初步转型 张金奎 (84)
“土木之变”前后蒙古打通“阴山走廊”与进入河套 赵现海 (95)
论于谦与景帝君臣关系的变动及其对土木之变后京营领导体制重建的影响 洪国强 (117)
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 (1592—1593) 的明军

- 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卫所选簿为中心之考察 卜永坚 (132)
从科举宴排位争议看明嘉靖初皇权之强化 胡吉勋 (142)
明嘉靖时期外戚张延龄案评析 叶群英 (155)

- 王阳明《传习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 汪学群 (165)
罗汝芳对儒家经典的理会及其思想史意义

- 以其泛论《四书》《五经》和专论《语》《孟》为中心 王启发 (177)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中“化人”略析

- 兼考“佛郎机”与“佛郎机国” 金国平 (209)
论《皇明启运录》中明太祖“法度昭明”之形象 庄兴亮 (224)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索隐 张兆裕 (243)
明代“兵备道契尾”考 阿 风 (254)
跋杨东明十卷本《山居功课》 解 扬 (262)
明清易代之际私撰明史风气的兴起及其消退 曹江红 (266)

国外学术动态

- 2009—2012 年日本明清史夏合宿简介 申 斌 (282)

调查报告

- 2012 年徽州调查报告 康 健 (293)

- 附录 (303)

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1592—1593)的明军

——以《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卫所选簿为中心之考察

卜永坚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一 问题之提出

1592—1599年间，因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奋力抵抗、明朝出兵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在朝鲜称为“壬辰倭乱”，在明朝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为方便叙述，本文以下称之为“万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规模浩大，过程惨烈，《明史》总结曰：“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①美国学者肯尼斯·斯沃普(Kenneth Swope)最近著书，也称之为“第一次大东亚战争”。^②有关这场战争的三国史料和研究论著，都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有关这场战争的许多重要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明援朝部队的战斗序列这个问题，就一直处于不清不楚的状态。笔者将从两方面解释何谓“不清不楚”。

第一，明朝有关万历朝鲜战争具体战役的史料，往往没有准确记载明军战斗序列。

有关现代战争的军事史研究论著，一般都能交代主要战役主要作战部队的番号、人数、作战目标和过程；读者也怀着类似的期望来阅读这类著作。对军事史写作和阅读的这种似乎理所当然的预期，在万历朝鲜战争的史料中却无法满足。以战争第一阶段收复平壤之役为例，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八日至九日(1593年2月8—9日)，明援朝部队及朝鲜部队围攻并收复了平壤城。^③对于这场被中朝两方称为“平壤大捷”的关键战役，宋应昌作为战争第一阶段明军最高文职统帅(经略大臣)，在其长达二万五千多字的《经略复国要编》中，留下了详尽的记载，其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① 这是此书副题，见 Kenneth M. Swope,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又见序言页 xi。

② 张廷玉等奉敕编：《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卷三二〇《外国一·朝鲜》，第8299页。

③ 农历及西历日期之换算，依靠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网页 <http://sinocal.sinica.edu.tw/>，下同。有关这场战役的日期及过程，参见宋应昌(1536—1606)，《经略复国要编》，民国己巳(1929)影印万历刊本，卷七，《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第9页a至11页a，载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第1册，第557—561页；川口长孺(1773?—1834)，《征韩伟略》，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第2册，第575—586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1650—1651页。

上奏的《报进兵日期疏》中，用近五百字描述明军的战斗序列：“以副将杨元为中军……共统兵一万六百三十九名；以副将李如柏将左军……共统兵一万六百三十二名；以副将张世爵将右军……共统兵一万六百二十六名。”^①这段文字，详细开列了兵种（车兵、马兵、正兵、亲兵、南兵）和各部统帅军阶、姓名及其士兵数目（例如“蓟镇原任参将骆尚志领南兵六百名”）。然而，这是战役爆发前接近一个月的方案，到了明军正式攻打平壤城的那天即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八日（1593年2月8日），明军的战斗序列又如何？宋应昌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上奏的《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却记载得相当简略：“杨元领中哨攻小西门，李如柏领左哨攻大西门，张世爵领右哨攻西北城角。”^②这三支部队各有一万多人，每支部队又由七八名军官分统，究竟攻城之际，孰先孰后？如何协同？宋应昌这份权威报告竟然不甚了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须自己通读宋应昌《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以及其他奏疏，再结合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以外的史料。而且，即使做到这一步，能否真正掌握明军战斗序列，尚属未知之数。

第二，明朝有关万历朝鲜战争的史料，也往往未能具体联系到明朝卫所制度。

若有研究者研究一场现代战争，对于交战一国的军区、部队编制、番号大致掌握，但到了描述关键战役时却无法交代主力部队的编制和番号，未免令研究者尴尬吧。而不幸得很，研究万历朝鲜战争的明军动向时，却被迫长期与这种尴尬为伍。仍以宋应昌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奏的《报进兵日期疏》为例，他提及围攻平壤的明军右军张世爵麾下，有“蓟镇游击吴惟忠领南兵三千名”。^③但是，究竟这蓟州镇的三千名南兵，分属蓟州镇下的哪个卫、哪个所？答案是阙如的。这篇奏疏提及的其他统帅和部队，都有同样问题。如果我们要回答“朝鲜战场各部明军来自哪卫哪所”这个问题，或者更宏观地提问：从明太祖开国以来创设的三百多个卫所，^④作为军事制度和户籍制度，究竟如何在万历朝鲜战争中发挥作用？则现存大部分明朝史料如实录、官员文集、笔记、正史等，都竟然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

从以上两方面看来，要回答万历朝鲜战争明军战斗序列的问题，明朝史料是不清不楚、不令人满意的。有没有突破的可能呢？笔者寄希望于现存的明朝卫所选簿，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其他史料，明朝卫所选簿似尚未得到万历朝鲜战争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本文将显示，尽管卫所选簿的相关记载仍属太过零碎，但毕竟能够增加我们对于万历朝鲜战争明军战斗序列的理解，同时也可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卫所制度在明末的具体运作情况。

二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内的卫所选簿及其中的万历朝鲜战争参战军官

所谓明朝卫所选簿，是明代卫所军官的履历册，由于明代卫所军官是世袭的，选簿理论上就会收录某位军官祖先各辈的资料，例如何时入伍、因何战功升迁、因何罪行贬谪、由哪位子嗣袭职等。因此，对于明代军事、社会、区域各方面历史而言，卫所选簿都是上好的史料。根

^①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四，第16页a至17页a，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第1册，第305—307页。读者可以比较侵略朝鲜的日军的战斗序列记载，见小瀬甫庵（1564—1640）撰，桧谷昭彦、江本裕注释：《太阁记》，岩波书店，1996年，第347—354页。

^②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七，第9页a，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第1册，第557页。

^③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四，第17页a，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第1册，第307页。

^④ 张廷玉：《明史》，卷九〇《兵二·卫所》，第2196页。

据于志嘉教授的研究，清朝修纂《明史》时，从全国各地征集相关史料，包括卫所选簿。《明史》修纂完毕，这些卫所选簿就转交内阁保管，清末民初，几经动乱波折，这些卫所选簿就流进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35年，日本学者牧野巽访问故宫，看到这批“堆积如山的选簿”，意识到其史学价值，就陆续委托故宫誊抄了13册，收进东洋文库中。从此，史学界才逐渐开始知道有卫所选簿这种珍稀史料存世，牧野巽、韦德·威尔逊（Wade F. Wilkinson）、川越泰博、于志嘉等陆续利用卫所选簿写出研究著作，累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①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于1999年，为数101巨册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把该馆及辽宁省档案馆的明朝史料展现公众眼前，对于史学界尤其是一大福音。其中，第四十九册至第七十七册为卫所选簿。这29册选簿，应该有大量的万历朝鲜战争明军援朝部队的记载吧？这是笔者的猜测和期望。可惜，初步考察的结果，却颇令人失望，只找到了八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明朝军官资料。

首先要排除的是《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的“宁远卫指挥金事祖承训”。众所周知，万历朝鲜战争早期，万历二十年七月，率兵三千夜袭平壤而全军覆没的那位明军统帅，也叫祖承训。^②但是，《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的“宁远卫指挥金事祖承训”，其履历只字不提朝鲜，这位祖承训的战功之一是万历二十一年的“镇武大捷”，^③正好就是万历朝鲜战争第一阶段，但遍查相关史料，似并无镇武战役之记载。因此，为谨慎起见，笔者决定不把《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的这位“宁远卫指挥金事祖承训”列入考察之列。然后，笔者依次介绍《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内卫所选簿所收录的八名确实参加万历朝鲜战争的明朝军官。

(1) 三万卫都指挥金事郑一道：^④湖广黄岗县籍，他在自己家族选簿上排第一辈，出身家丁，“万历十一年十二月镇北堡斩有名贼首一颗，升总旗”，之后陆续升至指挥同知，“(万历)二十一年调征朝鲜，平壤碧蹄斩倭首二颗，升都指挥金事”，显然是指收复平壤战役和碧蹄馆战役，可惜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年岁。以下是郑一道家族的简谱：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郑一道	“(万历)二十一年调征朝鲜，平壤碧蹄斩倭首二颗，升都指挥金事。”
二辈	郑国良	郑一道嫡长男，万历三十五年十月袭职，时年29岁。由于郑一道是家丁出身，“止许累升至指挥金事而止”。

资料来源：《明三万卫选簿·指挥金事郑国良》，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219页。

①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三章“武官的世袭与武选”第三节“卫选簿”，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67—168页。于志嘉最新的卫所研究为《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有关祖承训夜袭平壤全军覆没一事，参见柳成龙（1542—1607），《惩毖录》，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第2册，第350—351页；川口长孺，《征韩伟略》，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第2册，第555—557页；川口长孺在《征韩伟略》第557页将此事定于七月十五日，并指出《惩毖录》将此事定于七月十九日。

③ 这份其实是祖承训嫡长子的卫所选簿。祖承训“隆庆三年，镇静堡斩首一颗，升小旗；大清堡斩首一颗，五年，升摠旗；六年，辽阳斩首一颗，万历二年，升试百户；抚顺东州斩首一颗，三年，升实授百户；十一月，平虏堡斩首一颗，四年，大兴堡斩首一颗，五年，升副千户；七月，又重升副千户；六年，丁字堡斩首一颗，七年，升正千户；红土城斩首一颗，九年，升指挥金事；十（等？）年，部功历升署都指挥同知；二十一年，镇武大捷，升署都督金事；今老。”所谓“今”，是指万历三十年十月，祖承训儿子祖天寿当时25岁，袭替父职，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291页。

④ 《明三万卫选簿·指挥金事郑国良》，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219页。

以上这份卫所选簿资料虽然很少，但郑一道的名字竟然出现于宋应昌万历二十一年三合约四日上奏的《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之中！^① 原文先说：“其余随征督委领哨练兵守备旗牌千把总武举等官傅廷立、杨大观等，以上各官……俱应通叙”，也就是说傅廷立等武官俱应该获嘉奖升职。这种行文方式有点奇怪，傅廷立、杨大观只是两人，何必说“傅廷立、杨大观等，以上各官”如何如何？原文接着说：“内王道……俱本兵咨送”意即傅廷立等武官之内，有王道等五人都是“本兵”即明援朝部队武职统帅、总兵李如松点名推荐的。然则，傅廷立、杨大观应该获得比“本兵咨送”更高规格的奖赏？还是傅廷立、杨大观也在“本兵咨送”之列？可见宋应昌或其秘书应该十分仓促、或者被迫经常加插、改换人名，因此写成这个样子。但原文之后的名单就相对清晰了：“与李元相……郑一道……俱量行加级；方应科……俱量授所镇抚职衔者也”，意即包括郑一道在内的8名武官，都相应加级，包括方应科在内的10名武官，则升为所镇抚。因此，这里总共出现25名武官，其中郑一道是被推荐为“量行加级”的。

(2) 宁远卫试百户尚朝荣：^② 四川潼川州籍，在自己家族选簿中排第一辈。他“系家丁，于万历十六年在开原、靖远、平壤等处地方节次亲斩贼首三颗，叙升试百户”。按：“万历十六年”当为“万历十六等年”之误，因为万历十六年朝鲜战争尚未爆发，尚朝荣应无深入朝鲜重地斩敌取级之理。以下是尚朝荣家族的简谱：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尚朝荣	“系家丁，于万历十六年在开原、靖远、平壤等处地方节次亲斩贼首三颗，叙升试百户。”
二辈	尚从得	尚朝荣嫡长孙，由于尚从得父亲、尚朝荣儿子尚好义“□□□故”，所以由尚从得于天启七年四月袭职，时年36岁。

资料来源：《明宁远卫选簿·前所试百户尚从得》，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431—432页。

无独有偶，宋应昌未有提及年月日的兵部题本《为查核东征功次仰乞圣明酌行赏罚以昭国是以励人心事》，也出现了“尚朝荣”三字，^③ 在这份叙功名单上，以李栋为首、包括尚朝荣在内的22名武官，所获得的嘉奖是“各姑准复职，不准食禄”，似乎他们之前犯了过错，惜无更多史料以资推敲。

以上郑一道、尚朝荣二人，除了卫所选簿外，难得还能够在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中找到相关记载。以下六人，则只有卫所选簿的记录，别无其他，竟成孤证了。

^①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七，第18页a—18页b，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上册）总第575—576页。郑一道名字出现在第575页。

^② 《明宁远卫选簿·前所试百户尚从得》，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431—432页。

^③ 兵部题本《为查核东征功次仰乞圣明酌行赏罚以昭国是以励人心事》，载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后附》，第1页a至11页b，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上册），总第1129—1150页，尚朝荣的名字出现在第1140页。这份题本虽然不载年月日，但既是兵部的题本，必由兵部尚书石星据宋应昌的报告上奏，该题本提到平壤、开城“两捷”（总第1130页），又提及李有升阵亡（总页1133），按：李有升阵亡于碧蹄馆之役，可参见宋应昌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该疏说李有升是李如松“亲丁”，奋力保护李如松，被日军“诱去，钩扯落马，支解”（总第567页），牺牲得相当惨烈。由此可见，该题本最早上奏时间，不能早于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

(3) 宁远卫左所正千户陈志羔:^① 南直隶宜兴县籍。这份其实是陈志羔嫡长子陈必舜的卫所选簿，登记于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当时陈必舜26岁，陈志羔已故。陈志羔的上一辈陈贵，出身“操舍”，即卫所的“舍人”^②，陈志羔出身“男，代役”，足见陈志羔是陈贵儿子，但并非嫡长子，代陈贵服兵役。陈志羔的第一笔战功是“万历九年，义州袄儿免斩首一颗，升试百户”，之后陆续立下战功，升至正千户。“万历二十一年，斩倭首十颗，升指挥同知”，虽然没有交代作战地点，但既云万历二十一年，又云“倭”，肯定是朝鲜战场。可惜选簿资料有限，我们无法推断陈志羔参加朝鲜战争时的年龄。以下是陈志羔家族简谱：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陈贵	“系操舍，嘉靖二十七年（？）义州大麝（？）等处斩首一颗，升小旗。”
二辈	陈志羔	“系（陈贵）男，代役，万历九年，义州袄儿免斩首一颗，升试百户……万历二十一年，斩倭首十颗，升指挥同知。”
三辈	陈必舜	“系（陈志羔）嫡长男……与袭正千户，比中三等。”按：这时是万历二十七年八月，陈必舜26岁，陈志羔已故。

资料来源：《明宁远卫选簿·指挥同知陈必舜》，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300页。

以上郑一道、尚朝荣、陈志羔3名军官，参加的是朝鲜战争第一阶段战事。以下5名军官，参加的是朝鲜战争第二阶段战事。

(4) 青州左卫指挥同知丁大壮：^③ 南直隶徐州籍，在自己家族选簿上排第八辈，万历十七年二月，丁大壮17岁，出幼，袭替父亲丁上策（又作“丁尚策”）指挥同知之职，比中二等。^④ “万历二十五年，调取征倭，病故，题升实授一级”。可知万历二十五年，丁大壮25岁，被征调参加朝鲜战争，病故。可惜没有进一步资料显示丁大壮在朝鲜战场的活动，但他参加的是第二阶段的朝鲜战争，倒是可以肯定的。以下是丁大壮家族简谱：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丁山	“父丁旺丙午年（1366）充小旗……升总旗……将（丁）山收补原伍……永乐八年，阿鲁台有功，升指挥同知。”
二辈	丁俊	为丁山嫡长男，宣德十年十二月袭职。
三辈	丁亮	为丁俊嫡长男，天顺元年三月袭职。
四辈	丁龙	为丁亮嫡长男，弘治三年六月袭职。
五辈	丁拱	为丁龙嫡长男，正德十四年十月袭职。

① 《明宁远卫选簿·左所正千户陈必舜》，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300页。

② 据于志嘉教授研究，“舍人是武官户下户丁，也是武官的候补者”，见氏著，《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71页。

③ 《明青州卫选簿·指挥同知丁大壮》，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15页。

④ “出幼”和“比中若干等”都是明代卫所制度专门词汇，指男丁满15岁，如果通过比试，就能够袭替先辈军职。

续表

辈数	姓名	事迹
六辈	丁上章	为丁拱嫡长男，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是年9岁，丁拱当于此前亡故，丁上章因此照例享有指挥同知全俸至嘉靖十七年即满15岁出幼袭职为止。
七辈	丁上策	为丁拱嫡次男，嘉靖十五年八月，是年9岁，丁上章当于此前亡故，丁上策因此照例享有指挥同知全俸至嘉靖二十一年即15岁出幼为止。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丁上策18岁，袭职。
八辈	丁大壮	丁上策袭职之后，因“领班少军”即麾下军士逃亡，于嘉靖三十年被革职为民，万历六年亡故。丁大壮为丁尚策（即丁上策）庶长男，万历七年时7岁，照例享有父亲指挥同知的全俸至万历十五年即满15岁出幼为止。万历十七年二月，丁大壮袭职，“万历二十五年，调取征倭，病故，题升实授一级”。
九辈	丁朝用	丁大壮伯叔兄，万历二十八年十月月袭职，时年42岁。按：由于丁大壮“故绝”，所以由丁朝用袭职。
十辈	丁秉忠	为丁朝用庶长男，万历三十六年六月，时年4岁，丁朝用当于此前亡故，丁秉忠照例享有指挥同知全俸至万历四十七年即满15岁出幼为止；万历四十八年二月，丁秉忠袭职，时年16岁。

资料来源：《明青州卫选簿·指挥同知丁大壮》，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14—15页。

(5) 青州左卫前所正千户田浩：^① 北直隶南皮县籍，在自己家族选簿上排第九辈。万历二十三年八月，田浩27岁，袭替正千户之职。“万历二十六年，差往朝鲜运粮，死于王事，准照阵亡例，加袭一级。”可见田浩同样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入朝作战，负责运输粮草，死于万历二十六年，但并非阵亡，享年30岁。以下是田浩家族简谱：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田大	洪武元年归附，洪武二十二年充小旗。
二辈	田礼	洪武三十一年，田礼父亲田大年老，田礼“户名不动代役”，永乐元年升正千户，原属凤阳中卫中所，后调青州左卫前所，永乐十年六月袭职。按：这显示田礼实际代田大服役，但田大作为小旗乃至正千户的记录，仍然维持，直至田大亡故于永乐十年之前，田礼才于永乐十年六月正式以自己名义袭职。
三辈	田兴	田礼嫡长男，宣德三年三月袭职。
四辈	田琮	田兴嫡长男，景泰三年七月袭职。
五辈	田杰	田琮嫡长男，成化十一年二月，田杰12岁，田琮因事革职，可能亡故于成化十一年二月之前，田杰照例享正千户全俸至成化十四年满15岁出幼为止。
六辈	田承	田杰庶长男，正德十年十月袭职。
七辈	田应时	田承嫡长男，嘉靖三十三年四月袭职，这时田杰“老疾”但尚未过世。

① 《明青州卫选簿·正千户田浩》，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94—95页。

续表

辈数	姓名	事迹
八辈	田在时	田应时亲弟，由于田应时“患疾无子”，万历八年八月由40岁的田在时袭职，一旦田应时“疾痊或生有儿男”，田在时就要“退还职事”予田应时。
九辈	田浩	田在时嫡长男，万历二十三年八月袭职，时年27岁，“万历二十六年，差往朝鲜运粮，死于王事，准照阵亡例，加袭一级”。
十辈	田嘉相	田浩嫡长男，由于田浩亡故于朝鲜战场，子嗣加袭一级，即从正千户加一级，成为指挥金事，万历二十八年五月，田嘉相时年7岁，享有指挥金事全俸至万历三十五年即满15岁出幼为止。万历三十六年六月，田浩16岁，袭指挥金事之职。

资料来源：《明青州卫选簿·正千户田浩》，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第94—95页。

(6) 保定中卫右所指挥金事平应期：^① 山后人^②，是自己家族选簿上排第六辈。万历九年袭指挥金事职，16岁，“东征阵亡”，虽然有关选簿没有交代平应期东征阵亡的时间和地点，但其子平四知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袭职，则平应期之“东征阵亡”，当在朝鲜战争第二阶段期间，可惜没有更多资料说明他阵亡于哪一场战役。以下是平应期家族简谱：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平志良	“旧名撒忽儿”，“迤北人 ^③ ，先次来降”，授“保定中卫右所带支俸达官副千户”。
二辈	平者 兰帖木儿	平志良嫡长男，永乐十六年四月袭副千户职。
三辈	平忠	平者兰帖木儿嫡长男，成化七年四月袭副千户职。
四辈	平安	平忠嫡长男，成化二十二年六月袭副千户职。
五辈	平公	平安嫡长孙，嘉靖五年十二月袭指挥金事职。按：平安与平公是祖孙关系，平公袭替的是指挥金事而非副千户之职，可见是升了官，但卫所选簿没有交代原因。
六辈	平应期	平公庶长男，平公当亡故于万历年之前，万历年，平应期7岁，照例享有指挥金事全俸至万历八年满15岁出幼为止。万历九年，平应期正式袭指挥金事职，“东征阵亡”。
七辈	平四知	平应期嫡长男，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袭指挥金事职，时年17岁。万历三十四年正月，因平应期阵亡，理应优恤，升一级至指挥同知，时年22岁。
八辈	平世臣	平四知嫡长男，天启七年七月袭指挥同知职，时年24岁。

资料来源：《明保定卫选簿·中卫右所指挥金事平应期》，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364—365页。

(7) 保定中卫前所小旗杨尚仁：^④ 山后人，在自己家族选簿上排第七辈，他于“（万历）二十六年朝鲜征倭，昆阳寨望津获功阵亡，勘升小旗”，分明指的是朝鲜战争第二阶段的重大战

① 《明保定卫选簿·中卫右所指挥金事平应期》，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364—365页。

②③ 所谓“山后人”、“迤北人”、“达官”，是卫所选簿内经常出现的词，“达官”比较容易解释，“达”就是鞑靼的“鞑”，达官因此泛指明军内的北部非汉族军官。至于“山后人”、“迤北人”，似不必纠缠于其是否指涉某个地区，理解为明朝长城附近及以北的非汉族即可。

④ 《明保定卫选簿·中卫前所小旗杨尚仁》，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442页。

役——万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一日的泗川战役。^① 杨尚仁家族简谱如下：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忍布	杨清明一世祖，洪武年间归附宁夏，永乐九年调保定中卫前所。按：选簿没有交代忍布的军职，从二辈杨俊的战功推算，应该是普通正军。
二辈	杨俊	杨清明二世祖，代忍布役，“成化二年，两广征进，斩首五颗，升小旗”。
三辈	杨英	杨清明高祖，袭杨俊职，“正德八年，江西广信府斩首三颗，升摠旗”。
四辈	杨雄	杨清明曾祖，袭杨英职。
五辈	杨伯万	杨清明伯祖，袭杨雄职。
六辈	杨伯仓	杨清明祖，杨雄次男，因为杨伯万“故绝”而补。
七辈	杨尚仁	杨清明父，“万历二十一年二月替（杨伯仓），二十六年朝鲜征倭，昆阳寨望津获功阵亡，勘升小旗，……”
八辈	杨清明	“合准于祖役摠旗上，加伊父杨尚仁望津阵亡功一级，并授予做试百户。”杨清明于万历三十二年八月正式袭试百户之职，时年17岁。

资料来源：《明保定卫选簿·中卫前所小旗杨尚仁》，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442页。

(8) 保定前卫后所总旗柴进高：^② 山后人，是自己选簿上的第四辈，“万历二十六年朝鲜昆阳寨阵亡。”同样也是指万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一日的泗川战役。柴进高家族简谱如下：

辈数	姓名	事迹
一辈	柴福兴	柴清泉高祖，成化四年，平凉斩首一级，升小旗，阵亡。
二辈	柴龙	柴清泉曾祖，替补柴福兴，正德八年升摠旗。
三辈	柴忠	柴清泉祖，替补柴龙。
四辈	柴进高	柴清泉父，替补柴忠，“万历二十六年朝鲜昆阳寨阵亡”。
五辈	柴清泉	由于柴家有两人阵亡，朝廷从优抚恤，升柴清泉为署试百户，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任职，时年18岁。

资料来源：《明保定卫选簿·前卫后所总旗柴进高》，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9册，第89页。

三 讨论和思考

以上8名军官，参加朝鲜战争第一阶段战事的有3人：3万卫都指挥佥事郑一道，他参加过平壤战役和碧蹄馆战役；宁远卫试百户尚朝荣，他参加过平壤战役；宁远卫左所正千户陈志羔3

① 川口长孺：《征韩伟略》，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册），总第754—761页。

② 《明保定卫选簿·前卫后所总旗柴进高》，载《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9册，第89页。

人，参战情形不详。这3人都立了功，升了官，活着回国。参加朝鲜战争第二阶段战事的有5人：青州左卫指挥同知丁大壮，他于万历二十五年被征调进入朝鲜战场，病故；青州左卫前所正千户田浩，万历二十六年被征调进入朝鲜战场，负责运输粮草，病故；其余保定中卫右所指揮金事平应期、保定中卫前所小旗杨尚仁、保定前卫后所总旗柴进高3人，此3人不仅同样来自保定卫，而且都是山后人，而且都阵亡。平应期阵亡地点不详，杨尚仁和柴进高则阵亡于泗川战役。换言之，这5人都死于朝鲜战场。这8人之中，能用其他史料互相证明的，又只有郑一道、尚朝荣两人。笔者本来对于《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收录的卫所选簿寄予厚望，以为可以找到更多的史料，以便重组朝鲜战争重大战役中的明军战斗系列，但经过这番考察和整理之后，不得不说相当失望。《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卫所选簿，为何只有如此零星的明援朝部队军官的史料？

一个很现成的原因是：史料的自然流失与破坏，这些选簿毕竟大部分都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产物，经过两三百年的洗礼和近百年来的动乱，损失和破坏一定不小。可是，这个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万历朝鲜战争发生于16世纪末，参战的明军数目极多，卫所选簿理应留下大量记载，“按比例来说”，自然流失与破坏也是有限的，很难想象卫所选簿有关万历朝鲜战争的记载会倒霉地流失和被破坏到这个地步。

另一个也许更值得注意的原因，是明朝政府刻意毁灭档案。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提及朝鲜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明援朝部队中的南兵回国，因军饷问题鼓噪，被总兵公报私仇，尽数诱杀：

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原文双行小注：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忿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①

日后编纂的《明史》，在王保传记中也提及此事：

十九年冬，擢署都督佥事，充昌平总兵官，寻改山西。蓟镇总兵官张邦奇被劾，命保与易任……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荫子。督抚孙矿、李颐等亦进官受赐，时论尤之。^②

戚继光训练出来的南军，在朝鲜战场大放异彩，可惜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且南军与李如松东北军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明军。不仅如此，在朝鲜战场活下来的蓟镇南兵，竟然在自己的国土、被自己的同胞屠杀，还要背上“大逆”的罪名（拜石星所赐），而王保及一众高官还居然因平乱升官。戚继光逝世于万历十五年（1587），^③看不到这一切，对他也许不是坏事。对大明帝国来说，则是大大的坏事。无论如何，军人因欠饷而兵变，政府因兵变而铁腕镇压，可说是

^① 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钞本，无卷页数，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册）总第96—97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二三九《董一元·王保传》，第6215页。

^③ 黄仁宇先生选择以万历十五年为其名著标题的理由之一。

历史定律；成王败寇，失败者被污名化，也可说是历史定律。也许因此之故，卫所选簿内有关蓟镇南兵的史料，会被明朝政府有系统地毁灭掉？

但是，即使笔者推测成立，南兵毕竟也不是明援朝部队的主力，即使蓟镇南兵的卫所选簿被明朝政府全部毁灭，也不应该影响其他卫所选簿的朝鲜战争记载。至于清朝政府，也没有理由对万历朝鲜战争感到忌讳吧。

卫所选簿对万历朝鲜战争的记录如此零星，如果自然流失与破坏、政治审查和销毁这两个原因都不太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思考另一个原因：卫所选簿正如卫所制度本身一样，早在16世纪末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不是真正有效的制度，不过具文而已。于志嘉教授详细描述了卫所军官世袭制度造成的种种腐败、士兵与军官的矛盾、武官教育水平之无法提高，等等。^①因此，众所周知，从明朝中叶开始，将帅们利用自己的办法给养、训练出一支真正有作战力的部队，这就是“家丁”。而昔日的卫所，就成了将帅们向朝廷要饷要人的“银行账号”，因此，卫所的编制、卫所选簿的登记，都成了类似“银行存折”，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的明朝中后期军事制度的真相。但是，虽然家丁制度之兴、卫所制度之衰，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未必能够因此证明卫所选簿必定形同废纸，从本文列举的八份选簿看来，即使到了明末，武职世袭制度还在运作。

无论如何，明朝卫所选簿有关明援朝部队的记载，其史学价值和局限已在本文中得到讨论。万历朝鲜战争各大战役的明军战斗系列问题，看来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有必要求助于外国史料。据韩国学者林基中的研究，朝鲜定期派使者入贡明朝，朝鲜使者把出使过程撰写成书，称“朝天录”或“燕行录”。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朝鲜使者来华更加频繁，这一时期的“朝天录”或“燕行录”，迄今保留下来的有二十多种。^②有关明援朝部队的不为中方文献所载的细节，也许保留其中。当然，朝鲜《李朝实录》的重要性就更不言而喻，而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已经开发出原文图像与整理文字对照的电子文库《朝鲜王朝实录》，^③对研究者来说甚为便利。至于日本方面的史料，数量也极为惊人。笔者期望能够综合比较三国史料，互通有无，恢复万历朝鲜战争的真相。

[本文之撰写，得到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学院直接拨款项目#2010365“晚明中央财政之演变(1590—1640)”之赞助，亦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赞助，特此鸣谢。]

^①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第141—154页。

^② 林基中：《燕行录研究》（一志社，2002年），转引自刘宝全，《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朝天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第241页。

^③ 参见以下两条链接：<http://sillok.history.go.kr/inspection/inspection.jsp?mTree=0&tabid=k&id=k>；<http://sillok.history.go.kr/etc/english.jsp>